

叶星千：游走于东西方的艺术智者

叶星千的画随性、野性、感性，这来自于他长期生活在西方世界无拘无束的开放心态。他率真、义气、包容，这得益于他留住了童心，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而包容来自于他的人生经验和成熟历练的豁达。其做人 and 从艺经历使叶星千散发着一种魅力，正是这种魅力使他的作品超越世俗、超越肤色、超越信仰而酣畅大美。

——张燕根(广西艺术学院教授、造型学院副院长、著名雕塑家)

冷热之间

□□ 彭锋

在叶星千于巴黎的工作室，看他创作的作品，从布面油画到纸上水墨，从具象到写意再到抽象，不拘材料和形式，每个方面都有探索，不由得惊叹他旺盛的创造力和饱满的热情。叶星千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去了现代艺术发源地巴黎，在那里耳濡目染，受到现代艺术的洗礼。他与当代抽象派大师赵无极和苏拉什都有交往，但没有重复他们走过的道路，而是独辟蹊径，从夹缝中闯出自己的天地。如果说赵无极在总体上接近康定斯基的热抽象，苏拉什接近蒙德里安的冷抽象，那么在这二人之间的叶星千，就是介于冷热之间的抽象。如果说冷抽象和热抽象，都是在追求极端，在冷热之间的抽象就是追求中庸，而中庸正是中国文化的独特品格。

冷热之间就是温。所谓温，不仅指艺术语言上的折中，而且指对抽象理解上的常态。冷抽象和热抽象都假定了一个世界，无论这个世界是形而上的世界，

还是无意识的世界，因而都是在走极端，但是叶星千希望他的绘画还是能够扎根在这个世界，不走极端。正因如此，叶星千不故弄玄虚、假装高深，他画的就是他对人们常见的世界感受，带着人间烟火的感受，充满人情世故的感受。

从日常经验中发掘出抽象因素，如同中国哲学中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对于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哲学家冯友兰有深刻的体会。在冯友兰眼中，魏晋玄学体现了极高明的追求，但是在道中庸方面还有所欠缺，因为那些文人雅士尚需饮酒服药才能达到他们追求的高明境界，而饮酒服药并不是生活的常态。隋唐佛学有了大的进步，和尚们不再饮酒服药，而是在担水砍柴之中实现最高境界。担水砍柴就是生活常态，而且和尚们刻意追求常态生活，追求平常心。不过，正是这种刻意追求，让和尚们的常态生活变得不那么常态，以至于他们必须出家，躲进山林庙宇之中。真正做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是宋明理学，理学



《生活之一》(la vie) 油画 170×450 厘米

家们在事父事君中体会妙道，这其实是最难实现的，需要最高觉悟。根据一种类比关系，叶星千在常态生活中追求温抽象，也需要很高的觉悟和修炼，也是最难实现的，而叶星千做到收放自如、宠辱不惊，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用绘画解文化

□□ 丁志德 张焕新

叶星千是一位从中国走向世界，在巴黎艺术世界成长起来并崭露头角的美术家，国内专家评价他是当代中国绘画艺术走向世界的代表人物之一。当国内正在贯彻以构建、和谐社会为主题的文化建设精神并力促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时，叶星千以自己的艺术经历为例，谈出了他对中西文化艺术融合的感悟，在国内绘画艺术领域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国元素“易”与西方印象派的融合

叶星千曾用一段时间，专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一幅融中国文化与西方油画为一体的作品《易》，用中国的文化元素与巴黎印象派的联系来解读中西文化艺术的融合。

社会科学研究者认为“易”字与国学《易经》相连，“易”字是表达人们观察太阳照射大地经过的实在记录。作为绘画艺术家的叶星千有自己的理解：“绘画艺术是在用绘画的笔写哲理文章，是在变中寻求一种动感的平衡，寻求一种更高持久性的发展，这是其最本质的规律。”

西方印象派绘画本来就不容易看懂，加上中国文化元素“易”可能更加深奥。看到叶星千画作时，不少人都会有这种感觉。而叶星千却用西方艺术流派的思想解读了这幅作品表达的涵义：这幅水墨设色题目《易》，远看如迷深森林之群，相互依存，揭示了现实世界整体发展的内在规律，捕捉展示了现实生活中整个世界的命运……同时也预示了中国文化境观精神

的建设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中国的画家很多，尽管也有一些绘画艺术理论家，但像叶星千这样既能有很深绘画艺术功力和成果，又有中西结合的绘画理论认识的人却很鲜见，而他的这些理论则来源于其自身实践。叶星千说：“一个画家在画室时，就是画画，发‘疯’地画，才会熟能生巧，从熟练中产生新的技巧。而只有在这种艰苦的磨炼中融入时代的精神，才能产生出新的优秀作品来。当你到处旅游时，把你看好的景色记忆在自己的脑海里，回到画室再把印象中意象的物象表现在画布上，自由自在地表现，毫无拘束挥笔涂抹。久而久之，一幅新的艺术作品就会自然地产生出来。”

绘画如何解文化

绘画与环境的联系是容易理解的，叶星千用自己的画作解环境，不仅阐述了一些深刻的艺术理论，也点明了我国目前一些学术环境问题，特别是艺术领域思想环境、发展环境问题值得关注。绘画是高雅文化，叶星千也从社会科学的视角以绘画“解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几年提出‘智库’理念，为国家、民族、社会的发展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社科院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弘扬地方历史文化传统、提升地方文化、民族文化‘软实力’，总体来说是建设精神文明。我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拓展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发展提供支持，同时也会巩固发展扩大学术交流平台，扩大社会科学院在全球学术界的影响。这样才能将

不同的文化进行分析、对比，走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在叶星千看来，文化的传承，需要重要机构加强宣传，同时更需要政府的宏观管理、调控和引导。

在中国艺术品市场中存在着“有钱的不懂艺术，懂艺术的没有钱”的普遍现象，大多卖家、收藏家不是为艺术而收藏，而是社交和经济效益的需求。不是自我实现、高层次精神的需求，因此也就更不是提高自我文化素养的需求。人们在追求利益时，将艺术当成是买卖商机和商品。他们没有把艺术品的审美要求提高到自己独特的审美需求，更没有达到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即“文明传承”的要求。

叶星千谈到，他在法国认识一位女收藏家，在她家里收藏了几百件中国文物精品，而且专门为自己收藏的中国文物建立一个“私人博物馆”。“博物馆建得很好，她邀请我到她家里做客，我看到的城堡因年久失修而失去当年的华丽时，不禁问她：‘如果在你的收藏品里随便卖掉一件文物，就可以把房子装修一遍……’她马上说：‘我不会把收藏的中国文物卖掉，死后我也会捐赠给博物馆……’这在巴黎是很容易认同的做法。我认为，用这类思想洗刷被铜臭不同程度污染的我们国家的各个社会层面十分重要。”

文物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同时有助于养心养身，艺术是最高境界的长寿养心法。只有全民提高文化艺术素质的同时，接受美学教育，提高自己审美情趣，尊重艺术，慢慢的艺术品流通和收藏才会真正地挂钩，艺术品市场就会慢慢成熟起来。



《影与象》(1c) 水墨 89×220 厘米



《一之前》(avant un) 油画 175×430 厘米

艺术日记(节选)



叶星千，法籍华人，艺术家、策划人，现任法国当代艺术家协会主席，法国欧洲龙吟诗社副社长。在法国期间，加入法国青年艺术家(JPJE)协会。最近几年，叶星千把重心放在抽象风格油画创作上。

□□ 叶星千

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尽量能以画意接近一点的题目，在画这张画时，什么都没有想，画完了还觉得有点感觉。顺势把画发给一个朋友，叫他给此画取一个名字，朋友说既然什么都没有，就叫“一之前”吧。

2013年画了一系列《黄色的时代》，以“生活”为命题。我以自己的真实感和个性去表现，也希望爱好艺术的朋友能像我一样在作品

里感受到春天的鲜丽和自然的色彩空间。

艺术家应有自己的风格，如当代艺术家毕加索不断地推陈出新，在其作品的画面里无处不洋溢着生命的气息。艺术家都应该让“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永远伴随着自己。

《纷》是以白色为主色调的淡彩画。白、蓝成了主色彩。下笔独特的雕刻式油画技巧。是成百千只蝴蝶，还是心灵的遥远回忆？这是一种美好。白色与蓝色的对比又体现了一种逻辑上的明快。浓郁的激情与明快的逻辑，在画面中总是同时存在。画面中的，色彩是有思维的，亮度是有逻辑的。白色在画里，似乎是遥远的时代，是纯净美好的单一；而蓝色，是一种智慧的沉淀；火红色，是一种火光样的创造。

《植物》里生长的气息与蓝调背景的应用，也显出小幅中深刻的抽象与深远的想象。这是一幅构图厚重、浓墨重彩的画，但向上火焰样生长的金黄与新绿的线条，使得画面一下子灵动而灵活起来。这是一幅充满运动感的画，也可以是生长的植物，可以是冲动的情绪，可以是向上的攻击，可以是繁殖的力量。这

里的抽象、观念、逻辑，都具有独创精神。

面对全球化文化的冲击，在全球文化求同有异的情况下，我认为要想更好地实现发展，就要进行深入全面地交流，增强相互之间的了解。各国文化都存在差异，艺术家创作出来的每幅作品，都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中国画家既要熟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真谛和内涵，又要有时代精神。不同的人都会产生美的同感，同时又会对美产生不同的理解，因为理解和感受都是和文化背景相关联的。东西方的艺术家要多进行交流，实现包容和理解。作为一个艺术家，要坚持自我，更不能忘了地域性。西方油画大部分以色彩实现视觉效果，画面一目了然，表现的是真实和自然；而中国画除了视觉影像，还有画外之音。其实，东西方的艺术家不乏相互借鉴，比如毕加索、马蒂斯就借鉴了很多中国绘画的元素和基因，而赵无极、朱德群也借用了很多西方的视觉表现力。艺术本身是相通的，中国画往往看上去可以联想到诗歌、散文，而西方油画看上去就会联想到一个故事或一本小说、一段历史。怎样把两者不同的手法结合起来，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大课题。



《自足》(autosuffisant) 水墨 57×104 厘米